



你迟到了许多年，可我依然为你的到来而高兴。

岛屿玫瑰

花凉 / 著



《花火·彩感》倾心连载

畅销书作家
花凉
盛大书写青春长爱

植物学家 任树 × 园林设计师 陆桑

对你这只是植物园，对我这却是人间的伊甸
对你这只是蓝色的牵牛花，对我这却是你温柔的碧眼

“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
但是这一次，不管怎么样，
我都绝对不会再放开你。”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岛屿玫瑰



花凉／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岛屿玫瑰 / 花凉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9
ISBN 978-7-5594-2418-1

I. ①岛… II. ①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36996号

书 名	岛屿玫瑰
作 者	花 凉
出版 统 筹	汪修荣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丐小亥
责任编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 编 辑	钟 姝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印 刷	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	250千字
印 张	9
版 次	2018年9月第1版,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2418-1
定 价	35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

楔子	001
第一章 重逢(上)	004
第二章 重逢(下)	021
第三章 相聚	040
第四章 薄雾	060
第五章 风暴	079
第六章 拥抱	096
第七章 星星	113
第八章 命运	130

C
O
N
T
E
N
T
S





目录

第九章	哨音	150
第十章	新生	168
第十一章	破碎	187
第十二章	旧梦	206
第十三章	真相	226
第十四章	释然	246
第十五章	告别	264
尾声		275
后记	孤独	280



楔子



是夜。

浓重的，泼墨一般的夜色。漆黑的海面水天一色，只遥远处似有通红的火光。

海水腥咸，不停地灌进鼻孔和嘴巴里。她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，更加用力地划动双手，蹬着双腿，试图尽快离开这片危险的海域。

不知道游了多久，也不大能分清方向，她只知道拼命向前游，越快越好。

海面上起了风，有浪翻滚而来，几次把她往后拍了一些。

太疲惫，甚至有了隐约的放弃之意，腿微微地抽筋，摆动的幅度小了很多。

“对不起……”

被海水包围，眼泪可以肆无忌惮地流下。

“对不起……”她轻轻地呢喃，“我坚持不住了……”

身体在缓缓下沉，头发上的发绳崩断，一头乌黑的长发在海水里散开。鼻腔进水之后引发剧烈咳嗽，可每咳一下便会有更多的水灌进嘴巴去。世界变得异常安静，只听得见不断撞击耳膜的水声，还有强烈的窒息感一阵阵袭来。

此时，她觉得自己的身体轻得像羽毛，非常轻柔。没有了刚开始时的恐慌，她竟然颇为平静。没有痛苦，没有死亡，周围的一切安宁祥和。

耳边却忽然响起一个声音：“棠棠。”

她本能地“嗯”了一声，轻轻摆摆头，努力探寻声音的来源。

“棠棠，往前游，不要怕……”

她打了个激灵，立即睁开眼来，四处张望。

四周仍是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到，应当只是自己的幻觉。

海水仍旧猛烈地冲击着她整个人，咽下的海水，加上猛地刺痛

瞳孔的痛感，使得耳膜传来的撞击感更加厚重，穿透七窍的疼和心脏的压迫感深深植入大脑。

她用牙齿死死地咬住下嘴唇，强忍住疼痛，双臂用力地拍打着海水。

脑海中涌现出的“活下去”三个字替代了方才的“对不起”。

活下去。

平安地活下去。

唯有平安，才能重逢。

第一章
重逢（上）



1.

任树在 IBC2017 上做的报告，主题是人的活动对于植物演化的影响。和其他一些年纪较长的植物学专家的报告比起来，他的报告显得很通俗易懂，观众席中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欢笑声。

报告的最后，他呼吁要重视对儿童的自然教育，并点开视频播放软件，展示自己准备的自然教育宣传片。

他以自己的少年时期为例——“小时候，我的家中，就宛如一个植物园。我的父亲每次出差，都会给我带回各种植物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知道了马齿苋、石斛兰、秋海棠这些浪漫的名字。”

提到自己的少年时期，任树还特意在中间插入了一些当时的照片。偌大的一个庭院里，全部是花花草草，还有一些是他和花草的合影，十四五岁的少年，像一棵小白杨树一样，和那些花草融为一体。

有一张照片出来的时候，现场爆发出一阵笑声。陆桑抬起头来，看到那张惹得全场爆笑的照片——任树在树下，树上坐着一个女孩儿，那女孩儿的脚正好耷拉在他的脑袋上方。

那张照片在屏幕上虽然只是一闪而过，坐在下面黑压压的人群中的陆桑，却还是有機會看清。

女孩儿和任树差不多的年纪，头发短短的，容颜娇俏，眼神却很是凛冽地看着前方。

参会的缘故，包中的手机调成静音，中场休息的时候，陆桑才看到上面有三四个未接来电。

她眉头微微蹙起，走出会场，站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回电话，声音里有一丝不安：“齐姐，小南瓜怎么了？”

电话里传来的是一个四十来岁女人担忧的声音：“陆桑，小南瓜这会儿喘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我有点担心……”

挂断电话之后查了查机票，最近是旅游高峰期，回厦门的票已

经售空，陆桑只能打了钟寅的电话。

生怕钟寅正在执行任务，听到电话接通的时候她松了一口气：

“阿寅，要拜托你做件事情。齐姐刚才给我打电话，小南瓜犯病了。我现在在深圳，一时间赶不过去……”

“没问题，”钟寅应声道，“我这就接她去医院。”

“好，那就先麻烦你了，我这两天就回去。”

“跟我还客气什么，”钟寅笑笑，“回来的时候和我说，我去接你。”

陆桑此时站的位置，是五楼的电梯口，她低头往包里塞手机时，电梯门打开，侧着头和身旁的小助理说话的任树，大踏步走了出来。

她发梢碰到了他的手臂，走出电梯时，任树微微愣了愣，有些疑惑地转过头去。

电梯门缓缓地合上，最后的一丝缝隙中，任树看到的，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。

小助理不解：“怎么了？”

任树有些自嘲地笑笑，摇摇头：“没什么。”

小助理看了看时间：“任老师，距下一场会议还有半个多小时，要不要去看画展？”

植物科学画展，任树的心中微微一动。

那年他还是个内向的少年，封闭在自家的植物园里，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女孩儿闯进去。

他爱养植物，她爱画画，园里的很多草木，她都画过。

“任树，你知道国际植物学大会吗？”

“当然知道。”任树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。

“你看我画的这幅，以后能不能在上面展出？”

任树瞄了一眼，呵呵一笑。

“哼。”她佯装生气，动作敏捷地爬到树上，摘下一个杏子扔到他头上。

他好脾气地笑笑，俯下身将那个杏子捡起来，拧开水龙头洗了

一下，往上伸出手去：“棠棠，下来吃。”

六月初，初夏的午后，斑驳的阳光和树影，打在他和她的脸上。当时只道是寻常。

2.

先前任树对画展也有所耳闻，是从全球十二个国家成百上千的优秀作品中选出的画作，参与者很多都是世界一流的植物画师。在如今国内植物科学绘画尚不被重视的环境下，办一场如此专业化和规模化的画展，自然是意义非凡。

每一幅画作都异常精美，任树驻足观看，从一幅画作前走过去之后，又折了回来，在画前面站定，微微蹙起眉头。

那幅画作，是秋海棠，乍一看过去，在众多画作中，并无异常。任树却觉得有哪里不对。

他自小记忆力惊人，闭上眼睛用力回想，从小到大看过的所有秋海棠的图片在脑海中一一闪现。

是姿态。

是这株秋海棠的姿态。

竟与他十五岁那年，棠棠递过来的那张画纸上的，一模一样。

一个大胆的念头从他的心底冒出来，把自己都吓了一跳。他赶紧睁开眼，在那幅画作的下方搜索作者名字。

却是只有花名，画师名字那栏，是空白。

任树拿出手机，在通信录翻了翻找到号码：“赵姐吗？我是任树，这次画展负责人的联系方式，你有吗？”

十几分钟后，在办公室里，负责人皱着眉头回想：“我们原先是不接受匿名投稿的，但这幅画，几位评委都觉得水平很高，希望能给更多的人看到，所以还是挂在了这里……对，是直接寄过来的，没有留地址。”

小助理是刚考进农业大学的学生，喜欢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，同

任树一起吃晚饭的时候问他：“任老师，你有没有女朋友？”

任树摇摇头。

小助理一脸难以置信：“我都有男朋友，我男朋友是我高中同学，我们那个时候是……”

十五分钟的时间，任树一边吃虾一边静静听完小助理的恋爱史。

她继续问：“那你之前有过女朋友吗？”

“之前啊，”任树想了想，“算差一点就有了吧。”

——算差一点就有了，如果那晚他在看了棠棠的那条短信之后，把那条短信发出去。

把那条“我也喜欢你”的短信发出去。

他们是一定会在一起的吧。

“是什么时候？”小助理难掩八卦之心。

“很久以前了，”任树轻描淡写道，“那年我十七岁，她十六岁。”

任树那年十七岁，棠棠十六岁。

如今他二十八岁，棠棠……十六岁。

彼时，在酒店西餐厅，陆桑正一个人就餐，顺势拨通了钟寅的电话：“小南瓜怎么样？”

“暂时稳定住了，”钟寅正在医院的病房外面，“你不用太担心，你那边怎么样？”

“都挺顺利的，”陆桑开口道，用叉子叉起一小块牛排放到嘴里，“阿寅，Gavin 向我求婚了。”

钟寅一愣：“那你是怎么想的？”

“我打算答应他，越快越好，这样就可以带着小南瓜一起去美国。医院那边你也知道，小南瓜有重度的肺动脉高压，ASD 封堵术没法做，心肺移植危险系数太高，阮医生不也是建议去美国治疗吗？”

“可是你就因为这个，要答应 Gavin 的求婚吗？”

陆桑笑笑，西餐厅的玻璃上映照出她好看的侧脸：“阿寅，Gavin 的身家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嫁过去可完成阶级跨越了。”

钟寅知道她在开玩笑，但还是有微微的担心：“你和 Gavin 没见过几次面，还是多了解一些为好。”

吃完晚饭，陆桑回到房间休息。原本她并没有准备来参加这次国际植物学大会的，她这两年做的是园林设计方面的工作，虽说有点关联，可关联确实也不大。

前几天恰好来深圳办点事儿，交接方给了邀请函，事情办完难得空闲几天，她索性就过来看看。

会议流程、参会嘉宾名单以及会议议题，她是昨天晚上才拿到的，坐在沙发上粗略地浏览一下，很多都是国际上的知名学者，她亦有所耳闻。

眼睛落到中国区域，扫过去几眼之后，她看到了一个名字。

四号黑体。

任树。

3.

睡前吃的安眠药好似并未起效果，躺在床上的陆桑仍旧是毫无困意，索性从床上起身，带着泳衣来到了酒店一楼的泳池。

夏季的缘故，虽说已是半夜，泳池边的小酒吧倒也热闹。陆桑点了一杯长岛冰茶放在泳池边的圆桌上，继而一跃身跳进水里。

她在水中游泳的身姿异常灵活，裁剪得体的泳衣包裹着凹凸有致的身材，路过的人忍不住行注目礼。

从水里冒出头的时候，有三十出头的年轻男人邀约，问能不能请她喝一杯。陆桑微微一笑，把手机从防水袋中掏出来冲着他摇了摇：“我女儿。”

手机屏幕上，是一张自拍，头发绾在脑后的陆桑揽着一个眼睛大大的小女孩儿。

年轻男人有些难以置信，但还是绅士地夸奖了一句，而后转身走开。

小酒吧里流淌着科恩的 *In My Secret Life*，坐在吧台高脚椅上的任树歪着头和身旁几位美国专家闲聊，转过头的时候，隔着玻璃窗扫到泳池边的一个背影。

那后背瘦削，但肩颈线条极美，好似天鹅一般。

不知道是不是酒精所致，任树只觉得眼前一时间有些恍惚，泳池里蓝色的水涌动着，好似在眼前幻化成了海域，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环着双膝的坐姿，一样瘦削的后背，一样的肩颈。

任树放下手中的酒杯，对身旁的几位伙伴说了声“抱歉”，便起身穿过人群，往外面走去。

坐在那里的陆桑，手中的长岛冰茶已经喝完，起身想回去的时候，来了再游一圈的兴致，将泳镜和泳帽重新戴上。

任树还差两步走到她的身旁，他刚想要开口打声招呼的时候，她已经一个跃身，跳进了泳池。

好似大梦初醒，任树一下子反应过来。

不是的，她不是方棠。

虽说是生活在海边岛屿上，可是方棠怕水，要命一般地怕。

眼前这个在泳池深水区穿梭自如的人，根本不可能是方棠。

隔着窗户的美国伙伴已经在呼唤他，任树在心中轻轻地叹息一声，转身折了回去。

说来奇怪，他这次来深圳参会的几天里，老是做出一些不合常理的举动，总觉得方棠好像回来了一样，好像就在他身边，在某一个瞬间，同他擦肩而过。

或许是因为这个时间吧，他在心中想着，七月末的盛夏。

让时间缓慢地平移向前，十一年前，他亦是在这样的七月末，失去了方棠。

4.

陆桑从深圳返回厦门那日，钟寅临时接到了海上搜救任务，要

立即开飞，没办法去接她。

“没关系，”陆桑正在机场出口的传送带旁等行李，“我正好晚上要去看小南瓜，好多天没见她了。”

要挂电话的时候，陆桑又补充了一句：“钟寅，这几天有台风，你注意安全。”

钟寅心头微微一动，他同陆桑相识数年，难得听她说出些许温情的话，笑笑点头：“没问题的。”

实际上还是有隐隐的担忧，已经将近五点，天气预报说六点多钟会有暴雨，海上落雨必然伴随着狂风，若不抓紧时间，救援难度恐怕会增加很多。

同行的另两名机组人员，有一位微微有些担心：“机长，这种天气能不能……”

“开飞！”钟寅下了命令。

海上救助，原本就是承担着巨大风险的事情，气旋、台风，都有可能遇到，但人命关天，只要达到安全飞行的最低限度，就必须开飞。

失事的是一艘渔船，船舶主机烧坏，油舱起火，必须弃船，船员无法自己撤离，十余名船员正困在海上。

定位好经纬度之后，钟寅便驾驶着救援机往那个方向飞去，低空飞行一段时间后，已经渐渐看得到海上的浪花。

他用耳朵上挂着的对讲机与基地联系：“尚未发现目标，尚未发现目标。”

“船舶随风漂流，经度变更，经度变更……”

“钟寅收到。”

“船上情况混乱，已有船员落海，注意营救，注意营救……”

“钟寅收到。”

天色好像忽然间暗了下来，密密的乌云遮蔽了半边天空，而后一道亮光闪过，便是轰隆的雷声。

紧接着，豆大的雨点落了下来。

“不好。”钟寅在心中念叨，更加紧迫地搜寻着船只。

“机长，那里！”

低头看下去，墨黑色的海面上，的确漂着小小的星火。

钟寅深吸了一口气，缓缓地将飞机往下降。

海上的风浪起得猝不及防，钟寅正要 will 救援绳放下的时候，忽然一个凶猛的浪潮打来，那艘渔船猛烈地摇晃了几下，眼见着甲板上的的一名船员被浪潮卷到了海里。

钟寅的眉头微微蹙起，对讲机里传来基地的天气状况汇报：“钟寅，现在海面上风力九级，浪高七米，渔船还在往东南方向漂移，百米之外便是悬崖峭壁……”

“明白！”钟寅表情坚毅，定位准确渔船位置之后，将飞机下落到离救援目标上方约十五米的地方悬停，“救生员准备。”

“是！”两名随行人员应命。

阿晟和阿乐，看上去还都很年轻，但救援经验已经十分丰富。他们通过绞车，迎着狂风缓缓下降。直到眼见着他们落到甲板上，钟寅才微微放下心来。

他在东海救助局工作已十年出头，最开始是船舶救助，到后来被抽调出来进行飞行救助培训。这种恶劣天气下的救援，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一两次，每一次出行都是以人命与天斗。

“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，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”，这是每一个救助人员在进入救助局第一天，便要宣誓的内容。

今晚注定也是场困难重重的救助。

陆桑前些时日老馋三文鱼，他原本是在格兰汇订了位子，打算晚上带她去吃饭的。

5.

阿晟虽说已经落在甲板上，但风大浪大，上面基本站不住人，